

想讀就讀，沒有特定更無極限

馬世芳 吹起閱讀的

耳邊風

有人說，吃什麼桑葉結什麼繭，實在好奇關於「精神食糧」的閱讀，馬世芳究竟是吃了些什麼才能如此「頭好壯壯」？尤其更想知道，在這紙本閱讀逐漸式微的當下，他又有何想法？

撰文／駱亭伶 圖片／馬世芳提供



休息了好一陣子的資深 DJ 馬世芳，最近終於重出江湖，以「獨立廣播人」身分推出 Podcast《耳邊風》。在聆聽音樂的路上，他是不同世代樂迷的引路人；他的書寫，更常擊中你某個人生階段難以言說的心情，就像聽到他在節目中播起了某張專輯 B 面的一首歌，瞬間翻湧青春的餘韻。

### 滿室書冊觸目可及 思辨機制從小學習

「我爸媽的床頭，左右邊放的睡前讀物很不一樣。我爸通常會擺線裝書，媽媽的都是英文讀物。」父親是作家亮軒，母親是「臺灣民歌之母」、資深廣播人陶曉清，馬世芳笑說，自己並不像大家以為的從小都得背唐詩宋詞，或被逼著學些什麼樂器，父母從小對他和弟弟都採取「野放式」教育，但家裡從四周牆面到桌椅、床頭櫃、地板，書冊觸目可及，書，根本就融入他們的生活裡。

「我覺得那種比較像是『耳濡目染』，」馬世芳解釋，既然家裡到處都有，那書便是玩具的一種，所以看到封面好玩的就會抓來看看翻翻，甚至連父親蒐藏的珍貴畫冊、卷軸，也曾經和弟弟打開來看，結果收不回去亂丟在房間，父親也沒有責罵。

小孩本來就只看「小人書」（漫畫書），即使成長過程中父親也會推薦不錯的書目，但馬世芳不見得都看。「不過小學時，他曾推薦我讀一本《哲學教室》讓我印象深刻，這是一位哲學系老師針對少年寫的哲學讀本，用故事體寫成，沒想到挺好看！」因為父親的職業關係，覺得理則學能訓練出受用的思維與邏輯能力，雖然馬世芳當時不見得都看懂，留下的卻是對於理智的思考與辯證式思維的印象。

馬世芳舉例，小時候喜歡喝養樂多，總

想多喝一、兩瓶，但父親卻說裡頭有活菌，喝多了會鬧肚子得適量攝取。他懷疑大人這麼說只是為了嚇唬年幼無知的自己，便要求要有證明，沒想到父親也立刻從書架上找到一本附有酵母菌圖片與介紹的書籍，儘管全是英文根本看不懂，但馬世芳仍舊存疑，不過，養樂多終究也沒能多喝幾瓶。

「其實也是因為我父親的興趣很廣泛，什麼都有興趣了解一下，所以讓我對這世界始終能保有好奇。」憶起父親之所以推薦理則學讀本，馬世芳認為是因若能凡事講求科學證據、保有科學精神，論辯時就能以理服人，避免自己理盲與濫情。他說，自己應該在滿小的時候就已內建了這些「機制」。

### 母親書籍成為啟蒙 「宅」發燒友交流力挺

「一頭栽進音樂的世界，應該是高中時聽老搖滾開始，」馬世芳想起自己一步步



1 | 2 | 3

1. 《痲弦詩集》是馬世芳讀現代詩的重要啟蒙，讓他對中文語言的可能有了新的體悟。
2. 馬世芳透過 Podcast 節目《耳邊風》深入分享逾 30 年的聆樂心得，也談到流行音樂的轉變。
3. 因為父親的閱讀興趣非常廣泛，連帶影響馬世芳的閱讀樣貌。



成為「樂痴」的從前。「那時我會從我母親的書架上翻找一些跟流行音樂有關的書冊來讀，其中有本《披頭的故事》被我看到滾瓜爛熟！」尤其 1970 年代由臺灣滾石唱片前身出版的舊《滾石》雜誌，更是開啟馬世芳音樂視野的啟蒙。

「我媽媽的工具書還真不少！小時候我都覺得她的工作沒什麼了不起，不就對著麥克風講講話、介紹這是誰唱的歌，如此而已。」但後來馬世芳才發現事實並非如自己所想，只是從沒問起，也沒深入了解，其實母親對於各式音樂的認真學習，從架上本本蒐藏皆可窺見。於是母親長期訂閱的美國版《Rolling Stone》雜誌，乃至於每次從國外帶回各式關於音樂的書籍，都成了馬世芳大學時期製作廣播節目的參考書目，加上自己當年在光華商場二手書店挖寶來的「非官方」讀物，還幫每首歌都認真做了筆記，讓自己的節目不僅被許多聽眾每集側錄，還有大學生拿來當作音樂社團的教學輔助，「這些都是多年後碰到那時的聽眾才知道的！」

某回，在當時的淘兒音樂城（Tower Records）走逛的馬世芳，發現進口雜誌區竟擺有「阿宅」（比喻專精）音樂發燒友發行

的小誌，騎馬釘、黑白印刷、開本不大，但裡面文章一篇比一篇精彩。本以為自己已經是「有程度」的樂迷，但看到這些小誌後，竟有種「連替他們提鞋都不配」的慚愧。小誌後面還有小格分類廣告，徵求收藏家交換自己喜歡的作品。「我還真的就寫了個分類廣告，寄航空信到美國、登了個方塊，寫著臺灣樂迷徵求 Bob Dylan 的珍貴錄音之類的，沒想到我竟收到來自全世界的回信！」不僅如此，馬世芳還因此認識了一位遠在西雅圖的同好，從此成為要好的音樂知己。

### 聽音寫樂廣播主持 大量閱讀成為必須

「這一切，都是從我讀了 Paul Williams 的《Bob Dylan: Performing Artist》所開啟的，它讓我知道也許我能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聽到音樂時的感動，而且這些必須得讓人有共感，不能盡分享些『私我』的事物，一定要帶到著某種共通性。」談到為何從音樂賞析，到書寫與音樂相關的書籍，馬世芳解釋，流行音樂之所以能如此感動人心，不只是創作者、演唱者的功力，也得廣大聽眾一起成全。



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
| 1 | 3 | 4 |
| 2 |   |   |

1. 母親陶曉清（上）是開啟馬世芳（下）「閱讀音樂」的啟蒙。
2. 《MOJO》是英國知名的音樂週刊，也是馬世芳主持節目的養分汲取來源。
3. The Beatles 則是開啟馬世芳對搖滾的想像，也領他走上音樂研究之路。
4. 無論音樂或書籍，馬世芳的閱讀沒有特定與極限。



但這些是創作者所無法掌握的，因此作為一個音樂的傳遞者，他認為自己必須要能試圖去駕馭、想像那些別人較難領會的境地，雖然這些無法用科學方式測量，有時還得顧及氣氛和時代感，但如果能把這些抓得更具體些，或許就能寫出讀者也想「鼻芳」（Phi nn-phang）的東西。

從閱讀聊到音樂，馬世芳接著說起他的廣播主持與閱讀的緊密關係。「其實西方寫流行樂評的好手很多，像是我後來長期閱讀的英國雜誌《MOJO》，它的行文風格就跟《Rolling Stone》不盡相同，包括整個流行音樂歷史的論述，以及做專題的能耐度或訪問的方式，讓我從中體會、學習很多。」尤其主持廣播時若想開啟一場精彩對話，絕非想盡辦法做個專問聰明問題的行家，有時候平淡的閒話家常，抑或提了個乍看有點笨的

問題，反而能得到很好的回答。「重點不是所提問題有多厲害、多了不起，而是必須和受訪者在最短時間內，構築一條因信任而能放心交流的通道。」馬世芳坦言。

他以自己做廣播節目時為例，如果與素昧平生的音樂人同坐錄音室裡，當隔音門一關、耳機一戴，只要一首歌的時間、3到5分鐘，就要能創造這樣的氣氛，唯有這樣，好聽的節目才能出現，「我通常可以辦到！事實上好的訪問得要有好的聆聽能力，這比擁有好的提問力更重要，而這些也是我從閱讀大量訪談錄學到的心法。」

「閱讀對我來說，已經不是為了自我標榜，也不太是為了解決焦慮。平常想讀什麼就讀什麼，就是種生活習慣吧！」這麼多年，不管教書、寫書、做廣播，馬世芳的骨子裡一直在做一樣的事，而且，是喜歡的事。✦